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68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缩影

骨折居家养伤,许多朋友要来看我,我坚决不让。“天热,我衣衫不整地潦倒在家,你们带个仨瓜俩枣来,关心我还是看我笑话?”我恶狠狠地说。

讲话如此绝情无礼,固有怕人客套,狠话吓退之意;另外每天睡床上刷手机,看甲同学去山里度夏,乙群友到海边游泳,恨自己伤不逢时,心情也是坏到极点,不想示人一副狼狽相。只有群友老白干,可以不管不顾来我家。说起来老白干和我交情并不深,既非同学,也不是同事,30年前认识他时,我还在报社,只知道他是一普通工人,喜欢写写小文章,经常给报社投稿。忽一日,他写来一投诉,原来是他女儿的朋友遭遇车祸,肇事单位不认账。本来我想这也不是你的事,管那许多作甚?但既然投诉信来,我也只好亲自上门调查,且圆满解决。一来二去认识了,知道他是个热心人。如今退休了,还经常在群里组织各种公益活动,将一帮无所事事的老头儿老太,“耍”得团团转,我戏称他是群里的组织部部长。前些天他与我有事见面,这才发现我骨折,很不过意,说要带些粽子给我。本来我严格封锁消息,怕人来看我。但听说他老伴亲手包的粽子,我连说可以可以——每年端午节送来送去的粽子,价格不菲,花样繁多,其实一点都不好吃。但老白干妻自家包的白米粽子,没一点花头,糯米揣得结实,一口下去,就是妈妈味道!

老白干一生坎坷,家境并不富裕,老伴十几年前害一场大病,医生给她判了“死刑”,说顶多只能再活3个月。心力交瘁的老白干在医院陪护半年多,眼看医生束手无策,不省心,将老伴拖回家,四下求医,老妻至今还健康活着。都是穷人家出身,老伴平时亦无甚营养,就粗茶淡饭。她还会各种家务,不仅粽子包得好,和面擀皮包的饺子也是一绝。饺皮咬口筋道,馅也和得好,无论韭菜芹菜甚至冬瓜,四季菜蔬,经她随手一拌,鲜美异常!老白干知道我在家养伤无聊,过两天说他和老伴来陪我搓蛋,顺便包些饺子给我吃。孰料那天他顺便还带了一群友画的十多幅扇面,叫我在后面题字。我说我的字像狗爬,哪能上得了扇面?老白干坚持让我写,还威胁我说,许多群友想来看我,他拦不住。一来吃人家嘴软,二来我亦知他是热心,只好遵命,且叫他千万莫组织人来,我家客厅小,跳不了广场舞。

□南京吴晓平

## 与它们同嗨

在小区园林里练身,一个十多岁可爱的小男孩在遛狗,那大黄狗嘴阔耳肥体壮,一看就是良种,低着头在草地上嗅来拱去,就是不肯走。小男孩问我:“你知道它在找什么?”我说不知道。“不会是找刺猬吧?”“咱们园子里有刺猬?”“有啊,在那块大石头(假山)下面。好几个,咱家狗狗跟它们玩了好半天。”想想也不奇怪,这些年生态环境确实有较大改善,南京常有野猪出没已不是新闻。野物得以安生,园子里喜鹊、画眉在脚下肩头盘桓,黄鼠狼招摇过市,连猫咪都懒得捉老鼠了,顶多跟它玩玩游戏,大概都是跟汤姆和杰瑞学坏了,我就常见邻居家黑猫目不转睛地在看《猫和老鼠》。

去野外游泳,水中有鳊鱼、鲫鱼,湖边有鸬鸟肥蚌,野花灿烂,杨柳依依,鸬鸟常从湖面掠过,也会在湖岸来回巡视,浅岸有河蚌,但是从未见过鸬鸟相争的故事重演,倒是曾见它向一位正在水中冒泡的老兄俯冲啄啄,大概是把光头当成了鲢鱼。蚌们都学乖了,在浅水中透气若隐若现,绝不轻易打开自己。鸬也不想仿效先辈,为人打工还沦为千古笑柄。它会凌空而上,又垂直落下,长喙击破水面,骤然飞起,嘴上已衔着一条小鱼。

伏天午后骑行在路上,尽管浑身汗腺马力全开,仍觉酷暑难当。见路边树荫下狗狗大张嘴伸舌哈气,便学它。本不指着舌头这点面积能散去多少热,无非是一想到自己的人模狗样,会忍不住发笑,热这回事就忘啦!谁知一旦嘴舌吐出,立觉气定神闲,一股凉气在颅顶肋间游走。想必正如太极站桩,只要姿势正确,就能脉通脚热。正为破了狗们的养生大法乐不可支,忽见有路人侧目,赶紧收舌闭嘴,讨好地冲人家一笑,免得被疑脑子烧坏了。此法需在高温下进行,尝试有风险,模仿须谨慎。

我家附近有只花心猫,常伏在昏黄的路灯

□南京涵也

那些天,溧水群友曾建东的妻子正在医院手术,一帮城里住得近的群友纷纷就近给他们送饭,老白干夫妇当然也去了。群友笨小鹿还写了一篇现场报道,十分感人。尤其说到曾建东爱妻心切,几十年睡一头,从未分过床,如今在医院守夜,倚床相望,万分惆怅,这神来一笔,既伤感且感人!

静夜思,素昧平生的群友为何如此融洽,这般牵挂?不仅因为都是同龄人,尝遍时代的酸甜苦辣,且有一个共同特点:老夫老妻,不离不弃。比如文笔清新的金凤,用她自己的话说,中学就酷爱写作文,全家“下放”那年,看着渐去渐远的校门,遥望校门口曾经登过她作文的墙报,泪水哗哗直流……苏北的农村,风格外凛冽,雪格外大,全家不会农活,更吃不惯北方粗粮面食。没办法,为了离南京城近一些,亲戚帮她介绍了一个安徽和县的对象。“一进门就黑洞洞的,”她说,“家里没有一件家具,只有一个又黑又瘦的男孩缩在墙角。说实话,一想到今后就跟这个没文化、长得像猴子一样的男人过一辈子,我的心直哆嗦……”金凤在群里晒过她年轻时的照片,真漂亮,大眼睛,高鼻梁,一笑俩酒窝,活像电影明星。就是这么文弱的姑娘,插秧栽稻挑河泥,干活不输棒小伙,居然当过县劳模。回城进厂也积极努力,还入了党。下岗后又和丈夫自主创业,一间小门面生意红火。如今老了,还当选社区支部书记,每天义务巡查路,忙得不歇火。我曾经八卦地问,丈夫还是你说的那个“猴子”吗?她眼一瞪,反问道,吴老师你说呢,除了他还有哪个啊?

至今尚未谋面的女群友珊瑚,也是知青,当过乡村民办老师,在农村不敢恋爱,回城后亦是父母包办的婚姻。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一样,没什么花前月下的恋爱,更不曾海誓山盟。可是,丈夫后来瘫痪在床,她觉得有责任照顾他,不离不弃十几年。尤其是最后几年,她也老了,搀扶不动,子女都怕母亲累趴了,多次叫她请护工,或者送养老院。她说,你爸现在说话都不利索,每天还要翻身喂饭的,护工哪有这份耐心?假如送养老院,恐怕三天不到晚人就没了,我舍不得。

去年珊瑚老公去世的时候,我在群里写了一篇长长的悼文,与其说是悼亡,不如说是夸赞珊瑚——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们这代人中的一个缩影,吃尽苦头却无怨无悔、对家人不离不弃的一个缩影。

下,痴痴地等女朋友。脚脚虽没猫科动物的厚肉垫,凭借身轻鞋软,也能落地无声,在它身后悄然出现,它竟丝毫没有察觉。我想就这德性还能玩过老鼠?不禁嗤嗤笑出声,猫一惊回头,被我吓到脚抽筋,一下蹿出老远。游泳时见不远处有鳊在走神,就想故伎重演,复制一个乐子,便潜入水中,试图在它近旁突然冒出,可是等我露头,鳊们早就踪影全无。

人与自然环境野生物种和谐相处,不仅得其乐,还能刷新认知。刚下湖那会儿,见水面有活物游动,忽隐忽现,细看是野鸭,起先它躲在远处,时间长了,便不再害怕,有时还会游到近处,好奇地看着你——这大家伙怎么没有扁嘴长颈?然后悠然钻入水下,跟你比试泳技。五月,一小朋友跟妈妈在湖边看“海”,问我:“爷爷水冷吗?”我指着水中鳊说: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以前曾不解,水中活物多去啦,为何不说鱼先知鳖先知,而是鸭呢?当我在春天里与鳊同游之后,忽然醒悟,原来此时湖水肚皮下依然冰凉,而表层在日照下已有了暖意,只有早在水面嬉戏潜浮的野鸭,才能体察这种微妙对比变化,鱼虾蚌鳖都在水下待着呢。东坡先生是食人间烟火的。

皖南的战友,带我看他的自造别墅、水库,还有猪圈。说到当年在连队养猪,我们按战士宿舍的卫生标准,给猪舍洗地消毒,勤换干草,可是猪邋遢惯了,并不讲究,立刻就糟蹋,在自己的屎尿上安睡。战友说他的猪散养。我拿起一只破盆,用铁勺敲,带着节奏。不一会,七八头猪从山野跑回来,战友将猪食倒进食槽,猪们呼呼噜噜很快吃光,散了。趁战友不在,我捡起破盆,如法炮制。猪们很快回来,围着我,哼哼唧唧,见我并没有食给它们,只好悻悻离去。我又敲,它们又颠颠地跑回来,小眼睛巴巴地看着我。我大笑:“你们咋这么容易上当呢?”

## 我的生日

1927年8月1日,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,使此后的这个日子变得不再寻常。对于我个人来说,这一天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在我身份证一长串的数字里,有一个数字段就是“0801”。

准确地说,8月1日是我的档案生日,或者说是工作生日。因为,我的出生日期并非8月1日。

乍一说,好像很稀奇。其实,我与身边好多同事、朋友交流过,不少人档案记载的生日,与真正的生日并非同一天。同一事情,各有不同的因由故事。我的生日故事,要从1980年高考,乃至更早一些的少年时代说起。

我出生在淮北平原上一个偏僻的乡村,在我之前,整个村子祖祖辈辈没出过一个大学生,对天南海北的大学一点也不了解,除了听说过三舅头年考上的“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”外,对大学的名字都知之甚少。

1980年高考成绩揭晓后,我有幸金榜题名。父母忙于农活,三舅带着我去县招生办开始“闯世界”。在县招生办,满墙的海报看得人眼花缭乱。该如何填报志愿,我一寸拿不定主意。一天下午,在县招生办的大院里,一位身着绿军装的解放军军官吸引了我的目光。我心生疑惑,解放军来这里干什么?因为那时我并不知道,当时军校已恢复面向地方高中生招生。三舅也注意到了那位军官,对我说,走,我们去看看。

年轻帅气的军官热情地告诉我们,他姓吕,是原南京军区步兵学校的数学教员,此番前来是为学校招生的。接着吕教员向我俩介绍了这所军校的情况、录取分数线和身体要求,并说,小伙子,我看你身体条件挺好的,报我们军校吧,毕业后就是解放军军官。

我们村子里曾经有两人当过兵,是我的族叔。两家堂屋正中间都悬挂着红底黄字、塑料制作的小牌牌,上面写着“光荣人家”。两家人在生产队里特别受人尊敬。我记事时,贺继普已从部队退伍,在县城的供销社工作,偶尔回村子里一趟,身边总是围满男女老少,问这问那。贺继魁是在我上初三那年冬天当兵的,他穿上军装从公社回到村里那天,是全村最喜庆的一天。那天我放学后,一直跟在他的后边看稀奇,直到天黑透了,耽误了吃晚饭也不觉得饿。心里想着,我家如果有人当兵,家里也能挂一个光荣牌多好啊。

吕教员的话,唤醒了心中沉睡已久的军人梦。三舅在一旁说,小震,你可以考虑报军校啊。对,报军校!就这么定了。在填写相关表格中的出生年月日时,我便填写了1963年8月1日。填写这个日期既是有意为之,也是无奈为之。说是有意为之,是我知道8月1日是建军节;说是无奈为之,是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自己的生日。那个年月,我的老家农村没有建立户籍制度,从来没有户口簿、档案袋之说,母亲偶尔说起我的生日讲的也是农历,从我记事起从来也没过一次生日。直到多年之后,我特地买来一本万年历,才查询到我的公历生日。

就读军校及毕业之后的几十年里,每每有人知道我档案记载的生日日期,往往都会说一句:你啊,天生就应该当兵!想想还真,我与军队军营军人就是有缘。我谈对象时,红娘给我介绍的姑娘(我的妻子)是一位军官的妹妹,其直系亲属中有8人先后在部队服役。在我的影响下,我老家村庄上,有好几个小伙子后来也当了兵,我两个哥哥有4个孩子到部队经受了锻炼。在我们那一届军校毕业生中,我第一个调到军区司令部机关工作,直到现在我的住房还是当年部队建设的安居工程。

军人是国家的守护者,我以8月1日是我的生日为荣,我以生命里曾有过当兵的经历为幸。

□南京贺震

## 美商

“美商”是个好词,里面有个大大的“美”字,还需要一双发现“美”的眼睛。

著名作家莫言回忆说,自己小学五年级没念完就辍学放牛,他说:“十几岁时,我在荒草甸子上放牛的时间里,天上有许多鸟儿,有云雀,有百灵,还有一些我认识它们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,它们叫得实在是太动人了,我经常被鸟儿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。”

一个十几岁的乡下男孩儿热泪盈眶地倾听鸟叫的样子,这具有多么高的审美能力啊。

电影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虚构了画家维米尔创作这幅画的故事。在人物关系推进的时候,画家开始对女仆另眼相看,心理活动转变的关键点,是两个人并肩看了云,画家推开窗问小女仆,云是什么颜色的,小女孩不假思索地说,当然是白色的,画家让她再看,小女仆闻言再细细看天,这回缓缓道:“云啊,是黄色的,是灰色的,是粉色的,还有蓝色的……”

云还是那一小朵云,没有变,但小女仆通过画家的眼睛,在白色中看到了五彩,人还是那一个人,没有变。外面的一切,都是心的投影,就像拥有美商是一种修养与气质,更是一种能力。

很喜欢台湾作家林清玄在《花季蝶生》中的话:花是前生的蝶,蝶是前生的花,它们相约在春天,一起寻访生命的记忆。可我们既不怜香,也不惜蝶,只是在人生中匆匆赶集。蝶飞走的时候,再也没有人去溪谷;花凋零的时候再无人上山了。

拥有多高的美商,才会如此芬芳啊!

□南京陈思